

孙正聿

哲学文集

第五卷 哲学观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孙正聿

哲学文集

第五卷 · 哲学观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卷收入了 23 篇关于哲学观研究的论文,其中 19 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4 篇尚未公开发表。

目 录

一 哲学观研究的若干问题

- (一) 哲学与哲学观问题 / 1
- (二) 哲学观：哲学的自我理解与哲学家的哲学理念 / 4
- (三) 哲学观问题：对哲学自我理解的反思和对哲学家哲学理念的解读 / 6
- (四) 马克思哲学观研究：反思和解读马克思的哲学理念 / 9

二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

- (一) 世界观理论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 19
- (二) 世界观理论与哲学反思 / 22
- (三) 世界观理论与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 / 26

三 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化的中介

- (一) “绝对理念”的真实内涵 / 31

(二) “绝对理念”的中介意义 / 38

四 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真实意义

(一) “思想体系的时代”的哲学理论 / 46

(二) “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 / 48

(三) “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 / 52

(四) “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 / 54

五 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

(一) 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 57

(二) 本体中介化的现实道路 / 59

(三) 以中介的观点对待一切事物 / 64

(四) 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与内在分歧 / 67

六 从体系到问题——九十年代中国的哲学主流

(一)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历史阶段 / 70

(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 72

(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 74

七 从层级到顺序——现代哲学的走向

(一) 区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根据 / 79

(二) 层级与顺序和标准与选择 / 81

八 本体论与本体论的现代革命

(一) 本体论的指向性及其三重内涵 / 86

(二) 本体论的自我批判 / 91

(三) 本体论的现代重建 / 94

九 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一)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辩证法 / 100

(二) 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与辩证法 / 102

(三) 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史 / 104

(四) 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与革命的辩证法 / 111

十 本体的反思与表征

(一) 追寻本体 / 118

(二) 反思本体 / 122

(三) 表征本体 / 126

十一 哲学的表征意义

(一) 哲学知识论立场的困境 / 131

(二) 表征存在意义的哲学 / 136

(三) 哲学表征的方式与内容 / 140

十二 哲学的生活价值

(一) 反思现代哲学的自我理解 / 144

(二) “有意义”的“生活世界” / 146

(三) “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 / 148

(四) 寻找“意义”的理论方式 / 151

(五) 时代精神的“精华” / 156

十三 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观述评

- (一) 非主流的科学哲学观 / 161
- (二) 理解科学的“哲学” / 164
- (三) 哲学理解的“科学” / 169
- (四) 概念框架理论与“理解”科学理解 / 176
- (五) 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观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 180

十四 马克思哲学观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

- (一) “精华”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与“人类性” / 183
- (二) “改变”问题：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 189
- (三) “终结”问题：马克思的“世界观”与“哲学” / 194
- (四) “实践”问题：马克思哲学的“称谓”与“定位” / 205
- (五) “解放”问题：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性”与“科学性” / 210
- (六) “道路”问题：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 223

十五 解放的旨趣、历程和尺度

- (一) 解放的旨趣：理想之维的承诺 / 234
- (二) 解放的历程：现实道路的探索 / 236
- (三) 解放的尺度：反观历史的根据 / 239

十六 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

- (一) 本体论问题：探索马克思本体论的理论前提 / 242
- (二) 黑格尔的本体论遗产和马克思对它的扬弃 / 245
- (三) 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人的解放何以可能 / 249

十七 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 (一) 时代精神的变革与哲学使命的跃迁：
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 / 260
- (二) “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历史的
视野与“归还”的实现 / 266

十八 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思想的独创性

- (一) 重新思考传统哲学：越是人类的，越是
当代的 / 275
- (二) 人类性问题的时代性课题：越是时代的，
越是当代的 / 278
- (三) 人类性问题的个体性求索：越是独创的，
越是当代的 / 282

十九 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

- (一) 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 / 285
- (二) 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 / 289
- (三) 对当代哲学思潮的理论自觉 / 293

二十 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 (一) 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 / 299
- (二) 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分析之一 / 303
- (三) 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分析之二 / 305
- (四) 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深层思考 / 307

二十一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

- (一) 一个值得深思的哲学现象 / 310
- (二) 20 世纪上半叶的哲学观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解读 / 320
-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反思马克思哲学观的切入点 / 330

二十二 哲学创新的前提性思考

- (一) 哲学创新与发现理论困难 / 351
- (二) 发现理论困难与获取理论资源 / 355

二十三 示范生活的新世纪哲学——超越知识论立场的哲学选择

- (一) 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 358
- (二) 爱智：示范“生活”方式 / 360
- (三) 示范“生活”的“学术”方式 / 362

一 哲学观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哲学与哲学观问题

哲学观，从字面上说，就是“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或“对哲学本身的理解”。

然而，对“哲学观”的这种解释，是一个明显的“无主句”，即：“谁”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谁”对哲学本身的理解？

提出“谁”的问题，对于理解和解释“哲学观”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如果“遮蔽”了“谁”的问题，就会使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隐蔽”起来：一是“哲学观”本身与“哲学观问题”的混淆；二是“哲学观”的共性内容与哲学家的个性化的“哲学理念”的混淆。我感到，在哲学界对“哲学观”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遮蔽或混淆了“哲学观”与“哲学观问题”、“哲学观”与哲学家的“哲学理念”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思考“哲学观”入手去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

哲学观作为“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或“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是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一种哲学学说、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哲学派别、一种哲学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或者反过来说，没有“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和“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就不可能构成作为特定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的一种“哲学”。

哲学观，它不是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该种理论或学说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或学说的生命力，它构成该种哲学理论或学说与其他的哲学

理论或学说的原则区别。哲学观，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的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的意义上的“理论硬核”——维护和坚持一种“哲学观”，就是维护和坚持这种哲学理论；否定和变革一种“哲学观”，就是否定和变革这种哲学理论。

如果说“哲学观”是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内在所固有的“哲学观念”，那么，“哲学观问题”则是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进行的反思，也就是把“哲学观”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哲学研究。关于这种研究，有称之为“哲学学”的，有称之为“元哲学”的，还有称之为“哲学社会学”的。我个人认为，这些称谓与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的“哲学观问题”或“哲学观研究”是有原则区别的，因此是不能混同的。

“哲学观问题”或“哲学观研究”，是并且只是把“哲学观”作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关于“哲学”的方方面面或各种问题的研究；对于“哲学观问题”或“哲学观研究”来说，本质上总是提出一个问题即“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必关注或研究有关哲学的其他问题。如果把“哲学观问题”或“哲学观研究”泛化为“哲学学”或“哲学社会学”，就会冲淡甚至是阉割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反思与追问。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有的学者把“哲学观研究”与“哲学学”、“哲学社会学”混在一起，称之为哲学中的“二阶哲学”，即认为“哲学观研究”是一种在“哲学”之外的“哲学研究”。这就误解或曲解了“哲学观问题”或“哲学观研究”，并从而误解或曲解了哲学家对“哲学观问题”的研究。

“哲学观问题”，是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进行的反思。相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论内在固有的“哲学观”，这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然而，相对于整体的“哲学”研究而言，对哲学观

的反思仍属于哲学的“内在”的研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哲学家的哲学研究的二重化，这就是：任何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即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的哲学家，都不仅有自己的“哲学观”，而且有自己对“哲学观”的研究，他自己的“哲学观”总是通过反思、批判其他的“哲学观”而形成和表现出来的。这是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

任何一位科学家，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他都可以只是研究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不必反思“本学科”究竟是什么，诸如“物理学”究竟是什么，“生物学”究竟是什么等等。这是因为，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都有取得科学家普遍共识的研究成果，都有检验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的某些共同的手段和标准。美国科学哲学家伽汀曾经这样向哲学等“人文学科”发难：“科学”必须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预见性”这四个基本特性，然而“人文学科”既不存在“一致性”的共同准则和“客观性”的描述术语，也不存在“被证伪”的可能和“可预见”的能力，怎么能称之为“科学”呢？^①

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逻辑中，伽汀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论证，是一种否定传统哲学和“拒斥形而上学”的极有说服力的逻辑。然而，这个“逻辑”恰好表明了“哲学”（和广义的“人文学科”）与“科学”（主要是指狭义的“自然科学”）之间的重大区别。“科学”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可预见性”，因而科学家不必个个都去反思“科学”，即不必人人都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科学观”，可以作为外在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而存在。但是，正因为“哲学”并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可预见性”，哲学家都有关于“哲学”的某种独特的或独到的理解，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独

^① 转引自《哲学译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

特的或独到的哲学理解才形成丰富多彩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因此哲学家总是在“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中而推进哲学本身的发展。这表明，“哲学观问题”是内在于哲学研究之中的。如果不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纳入哲学研究之中，这种哲学研究就失去了灵魂性的核心观念，就难以构成独到的哲学学说；同样，如果不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考察具体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该种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这应当是我们研究哲学观的出发点，因而也应当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观的出发点。

（二）哲学观：哲学的自我理解与哲学家的哲学理念

“哲学观”，在其现实性上，总是“哲学家”作为主体所提供的各种各样对“哲学”的理解的“哲学观”，而作为共性内容的哲学观只能是“寓于”作为个性理解的哲学观之中。“哲学观”首先是哲学家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并不直接是关于哲学的某些共性问题。这是在思考“哲学观”时必须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对“哲学观”的理解与解释中，突出的问题是以“共性内容”冲淡或取代了“个性理解”，也就是以某些抽象的、共性的东西冲淡或取代了哲学家的独特的或独到的“哲学理念”。因此，我在这里着重论述的，是作为“哲学观”的哲学家的“哲学理念”。我们需要从马克思的独到的“哲学理念”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观”，而不是从抽象的“哲学观”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理念”。这个方法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

所谓作为共性内容的“哲学观”，就是从如何理解“哲学”这个抽象问题出发，把“哲学观”分解为研究对象、派别倾向、理论性质、社会功能等诸方面。由此便构成了关于“哲学观”的一种模式，并以这个模式去解析各种哲学形态、各种哲学派别、各种哲学理论和各个哲学家的哲学观。长期以来，把这种模式应用于马克思哲学观，就把马克思的哲学观分解为：1. 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古代哲学以

“万物”为对象，近代哲学以“意识”为对象，而马克思哲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2. 马克思哲学的派别倾向。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反对唯心论的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因而是辩证唯物主义；3.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性质。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出发，认为以往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具有科学性，只有马克思哲学是科学；4. 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功能。同样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功能是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并通过人们掌握和运用这些“普遍规律”而“改变世界”。

在这里，我们首先关注的不是上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而是研究哲学观特别是研究马克思哲学观的方法。我认为这种从“共性”引出“个性”、从“普遍性”引出“特殊性”的研究方法，阉割了作为具体的哲学理论的灵魂性的东西，即阉割了构成特定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的“哲学理念”，因而无法把握和阐释具体的哲学家的哲学观，尤其是无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观革命。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通过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所建构的、规范人们怎样理解和变革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形态的思维方式。它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它贯穿着哲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它熔铸着哲家用以观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到的理论旨趣和价值标准。哲学家的这种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独到的理论旨趣和价值标准，以及凝聚其中的该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集中地表现为哲家用以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统一性原理”即“哲学理念”。

关于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或“哲学理念”，黑格尔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且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全部被认识的东西必须也是作为一种统一性、作为概念的一种有机组织而出现。”“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

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①

在任何一个哲学体系中，“哲学理念”都犹如一种“普照光”，把这个体系中的每个哲学问题都照射进自己的光芒，从而使得该体系中的全部问题都具有了特殊的或特定的意义。理解一种哲学的“哲学理念”，才能理解它的全部问题；离开一种哲学的“哲学理念”，就无法把握它的每一个问题；误解一种哲学的“哲学理念”，则会扭曲这种哲学的全部问题；“哲学理念”，才是哲学家的真正的“哲学观”。

（三）哲学观问题：对哲学自我理解的反思和对哲学家哲学理念的解读

哲学观包括共性内容与哲学家的哲学理念这样两个方面，并且只能是以哲学家的某种特殊性的哲学理念而蕴含着某些涉及哲学一般特性的共性问题，因此，把哲学观作为问题而进行研究，就应当包括对共性内容的反思和对哲学理念的解读这两个方面，并且只能是在对哲学家的某种特殊性的哲学理念的解读中而揭示其蕴含的哲学一般特性的共性问题。这就是说，在把“哲学观”作为“问题”的哲学反思中，突出地论述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并不是否定对“哲学观”的共性内容的概括与运用，而是针对“哲学观”研究中存在着的普遍性问题，有意识地强调被人们忽视的这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只有自觉地提出和反思哲学家的“哲学理念”，才能活化作为哲学观的共性内容的研究对象、派别倾向、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等问题，而不是用这些共性内容冲淡或取代对哲学家的“哲学理念”的理解与解释。

作为共性内容的哲学观，它表现为“纵向”的哲学史和“横向”的哲学理论这样两种存在方式，因而既需要进行“纵向”的“历时态”研究，又需要进行“横向”的“同时态”探索。在这种纵、横向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4、385页。

度的研究中，我们既可以把握哲学观演变的历史与逻辑，又能够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去解读各种哲学学说所蕴含的哲学理念。

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是自己时代的“纵向”的哲学史与“横向”的哲学理论的聚焦点，它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哲学历史的传承中，它在“派别冲突”和“相互批判”的哲学理论的论争中，显现出自己的独特的或独到的“哲学理念”，即显示出自己的作为“普照光”的“哲学观”。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所创造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并不是哲学家主观任意的创造，恰恰相反，任何一种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都是形成于哲学的人类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体性的某种统一之中。按照我们的理解，任何一种哲学观或“哲学理念”，都是形成于哲学家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的某种“聚焦点”上，并形成如下的基本特征：

1. 哲学观或“哲学理念”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单一的。因为人们对哲学的不同理解中，必然会形成多种多样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并从而在哲学观的相互批判中推进哲学的发展；

2. 哲学观或“哲学理念”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也不是主观任意的产物。任何一种哲学观或“哲学理念”都具有人类的、时代的和民族的内容与形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实现哲学观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变革人类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

3. 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诉诸哲学史，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哲学转向”，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转向；所谓“哲学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冲突；所谓“哲学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变革；所谓“哲学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更新。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观或“哲学理念”的变革出发，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不同的哲学理

论，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发展史。

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的哲学观，曾经发生过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现代哲学为标志，我们对“哲学观”的重大变革，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

被黑格尔称作“一切哲学家的老师”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学术，从而奠基了两千余年的哲学的“形而上学”求索；

被恩格斯称作“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哲学全部发展”的黑格尔，则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全部哲学归结为这样一句话：“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习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分享的”，^①从而把哲学的“形而上学”求索实现为辩证法、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概念发展的逻辑学；

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从而开拓了一条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道路；

20 世纪的西方现代哲学，在对哲学的多元理解中，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并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蔓延起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

立足人类的当代社会生活，以哲学本身构成的纵、横两向的坐标为背景，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捕捉、把握、理解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61 页。